



腊妹子

LA MEI ZI

周立波等著

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

腊妹子

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
藏书章

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

北京·1958

目 次

腊妹子.....	周立波 (1)
夏青苗求师.....	浩 然 (25)
送信.....	張有德 (50)

腊 妹 子

周立波

1

早晨醒来，听到窗外麻雀叫，我想起了腊妹子。

我一凝神，眼前就出现一个十三四岁的姑娘，太阳晒得墨黑的清瘦的脸上，有一对稍稍往里进去的大大的双眼皮眼睛；眉毛细而斜；黑里带黄的头发用花布条子扎两条短辮；衣裤都很旧；右裤脚上的一个破洞别一口别针；春夏秋三季都打赤脚，只有上山抓柴禾的时节，怕刺扎脚板，才穿双鞋子，但一下山就脱了。

这位姑娘就是腊妹子。

初到清溪乡，就听人说：腊妹子本名王腊梅，腊月里生的，出世的那天，碰巧她家屋前一株腊梅花开了，她爹爹^①就给她起了这个现成的名字。她妈唤她腊妹姐，村里人也这样叫她。清溪乡一带，对小女子通称妹姐，“姐”是“子”的

① 耶耶即父亲。

轉音，写成文字，腊妹子就是腊妹子。

听说，十二岁那年，经过小学里的辅导员的培养和启发，腊妹子写了一张加入少先队的申请书。队上讨论的时候，她的成份、年龄和品行，都没有人提出否定的意见，就是功课稍稍次一点，但她还是荣获批准入队了。

我曾到过腊妹子的家。那是一座稻草盖的小小的茅屋，靠山临池，屋后是一派青苍碧绿的竹树，屋前是一口池塘，经常满满储一塘清水。屋里只有两间房，一间是灶门，一间是堂屋、饭屋兼臥房。这间独一无二的大屋，东西架着两张床，中间摆一个红漆大櫃，把它隔成里外两小间，床铺和櫃子都是土改时分的。

到过她的家，认识了她的耶娘，我对腊妹子越发留意了。从她耶娘和她自己的口里，也从她的邻居王老四婆婆的嘴里，我知道了关于她的更多的事情。

听说，有年伏天里的一天，腊妹子跟一羣孩子在塘基上跳行子，^①一个男孩子输给她了，放起骗来。他不由分说，两手把腊妹子猛地一推，这女子咕咚一声落水了，闯祸的孩子跟别的孩子們一起，都吓跑了。一个过路的人看见这光

^① 跳行子：一种游戏。地上划着一行一行的格子，进行比赛的孩子的一方，把一块瓦片投在一个格子里，随即用一只脚跳进格子里，使脚尖把瓦片拂到预定的地点，中了，就是赢了；未中，或瓦片落在划线上，都算输了，就由对方接着跳。

景，急得直叫喚，腊妹子的耶耶聞聲趕出來，站在塘基上，問明了原委，對過路人說：

“你走你的吧，她不要緊的。”

過路的人詫異而又擔心地離開了塘基。走了幾步，回頭看看，只見塘尾水里冒出一個小女子，渾身濕淋淋，正在爬上岸。她耶耶罵道：

“鬼婆子，淹不死你！還不死得回去換衣服呀！”

家離水近，媽媽子女多，看得不嬌，腊妹子從小學會了游水，一到熱天，時常跳進水肚里，蛙式蝶泳，她都不里手，她會打浮湫，還能煞密子，北方叫做扎猛子，那次落進水肚里，一個密子，她煞到了塘尾。

腊妹子家的後山是一座黑洞洞的竹樹雜生的林子，楠竹有碗來粗細，各色樹木長得拍密的，差點人都進不去。腊妹子一年四季總在山里串：春天挖春筍，夏天砍茅柴，秋天撿菌子，冬天去打苦櫛子^①。因為要摘苦櫛子，她練就一身爬樹的本領，不論大樹和小樹，她用兩手和兩腳抱着樹身，一梭一梭地，就上去了，一點不費力。

一九五五年上期的最後一天，腊妹子的生活里，出現了一件大事。她在清溪鄉的完小畢業了，拿着一張四四方方、藍底黑字的文憑回到了家。她耶耶把文憑貼在紅漆大櫃

^① 苦櫛子：櫛樹的子，可食，微苦，故名。

的櫃門上。第二天早晨，他从枕上抬起头，攀开帳子，看見這張花花綠綠的家伙，就滿心欢喜。这是他家三代以来得到的第一張文凭，他連笑帶叹地說道：

“家伙，硬是比老班子都强，只可惜是别人家人，一个女子，跳起脚来，屙不得三尺高的尿。”

“看你說的，”他婆婆耻他，“如今的世界，男的和女的，还不是一样？”

頂使腊妹子得意的是她耶耶忽然之間改了口，不喚腊妹子，叫她腊梅了。媽媽呢，当天吃夜飯以前，把个煮熟的鷄蛋塞在她手里，悄悄地說：

“外边吃去，莫等他們看見了。”

他們是指她的弟妹們。媽媽优待腊妹子，每天瞞着弟妹們，給她一只煮熟的鷄蛋，这样子，整整有十天。这期间，她在考中学，耶娘听了，越发欢喜。

一星期以后，正是腊妹子吃完第十七个优待她的鷄蛋的那天，腊妹子接到了乡政府的通知，她落第了。乍一知道这个天旋地轉的消息，她的眼前都黑了，发了黑眼眩。过了一陣，心里一清醒，她又滿怀憤恨了，把通知撕得稀爛，并且埋怨看卷子的老师太不公平了，出的題目也是有意作难人。她跑进后山，坐在一株苦櫛树下边，憤怒逐漸地消逝以后，悲伤涌上了心头。她低着头，眼泪象露珠一样，吊在脚下的野草上。

哭了一陣，她昂起頭來。腊妹子心性剛強。她想，这样尽哭着，也不是事，人家小朋友，会笑話她的。想到这里，她用衣袖擦干了眼睛，起身往家里走去。一路上，她心里盤算，暂时不把消息告她耶娘。

“回来了？”看她一进门，媽媽含着笑招呼。媽媽近来对她很和气，并且有些过于客气的倾向，“榜还没放？”

“沒。”腊妹子简单地扯了一个谎，用右手按住额头，遮住哭得通紅的眼睛。

“你怎么啦？哪里不熨贴？”媽媽看她这样子，吃惊地连连追问。

“腦壳有点痛。”

“快点去睡睡，这几天，你烤黄火子太阳，烤伤了吧？”媽媽沒学問，把“考”和“烤”，混同起来，說考中学是烤太阳，这自然好笑，但这时节，腊妹子一点要笑的心情都沒有，又听媽媽問：“要不要煎一碗姜湯你喝？”

“不要。”腊妹子躺在床鋪上，用被窩把臉蒙住。

她耶耶在隔壁喂猪，听了母女的对话，过来望着床鋪上，心里有点生疑了。

“沒考得起吧？”他問。

腊妹子沒有做声。

“一定是沒考得起。”耶耶对媽媽肯定。

“考沒考起，还不是一样？反正我不想去讀書了。”腊妹



子从被窝里伸出头来说。

“不想讀書了？这号便宜書，
還不去讀？”媽媽很吃驚。

“不要強嘴了。是人家不叫
你讀了，還說自己不想呢。想也是
空的。還不死得給我去砍柴禾
去，沒用的家伙！”耶耶生了氣，罵
起她來了。

腊妹子掀開被窩，從床上跳
下，擡起嘴巴，拿着柴刀和打担，
上山砍柴禾去了。耶耶跑到鄉政
府，問明了底細，確知女兒沒有考
得起中學，就垂頭喪氣，走了回來，坐在堂屋門口抽旱烟。
沒有好久，看見女兒挑着一担柴禾回來了，累得滿臉滿身，
汗爬水流，口里出氣不贏，老駕不忍再罵了，只是在門坎上
磕一磕烟壺腦壳，深深地嘆一口氣道：

“妹姐，你沒得命呵！”說到这里，他自己的眼睛也濕了，
就望着別處，沒有再說什麼了。

腊妹子落第以後，在鄉政府的号召下，和一般沒有考起
學校的青少年都參加了農業社的勞動，並且組織了一個業
余自修組。她被選為小組長。每天散了工，他們都跑到鄉
政府，點起煤油燈，大家圍在一張桌子的周圍，溫課，唱歌，

排戏，下棋，看小人書，編黑板报。白天得閑，他們有时也到山里去，用彈弓打鳥。

2

除开游水和上树，腊妹子还有一宗随身的本事，会用彈弓打野鳥。她的彈弓是普通的那种：一条橡皮筋，兩头系在一根細小的、坚韧的茶子树杈上。彈子就是随地都有的小石头。平常，她把彈弓揣在胸怀里，碰到什么打什么，烏鴉、斑鳩、竹鷄和野鷄。麻雀是他們最看不起的小鳥，但有的时候，为了好耍，为了練目，他們也打打。

落第后不久，有个上半天，腊妹子的媽媽叫她去挑水。她赤着脚，衫袖扎到肘子的上边，从井边上，挑起一担滴滴溜溜的水桶，往家里走。正在这时节，坡里有人打喔呵，各家的妇女們和小孩子都跑了出来，站在禾場上，望着天上，帮腔打喔呵。鷄到处乱飞，狗吠叫起来。一个冷冷清清的山村，一时发生了不小的騷动。腊妹子張眼一望，看見一只饿老鹰叼个小黑鷄，低低地掠过树林，往深山飞去。爪上抓只半斤来重的小鷄，这家伙飞得頂慢，也很低。腊妹子慌忙撩下水桶，赤着一双脚，就往山上奔。她一边跑，一边伸手往怀里摸她的彈弓。真不凑巧，她的这个随身携带的法宝，今天沒有帶。眼看老鹰就要飞远了，她慌忙弯下身子，从地上撿起一块小石头，对它扔去，一下子打中了它的翅膀。这

家伙負痛，把爪子一松，往高空飞了；小鷄从空中落下，挂在一棵柞树的極枝上。腊妹子爬上树去，取下鷄来，擦給它的主人王老四婆婆。这位婆婆一边接了鷄，一边感激地說道：

“搭帮^①你哪，腊梅姑娘。”

腊妹子从树上下來，覺得脚板底下发火上燒，很有些痛。她翹起来一看，兩只脚板，都給山上的刺和树莖尖扎得出血了。

“痛吧？”王老四婆婆問她。

“不痛，不痛。”腊妹子連連回应。說也奇怪，口講不痛，心里真的就不覺得怎样了。她顛起脚尖，照旧去挑水。

腊妹子就是这样一位心性剛强的、逞能的、霸蛮的小姑娘。

3

1956年1月，中共中央公布了“全国农业发展綱要草案四十条”，各地方党委，根据綱要規定的进度，布置了各項相应的工作，其中有一項，就是除四害。清溪乡的支書和乡長，听了上級的傳達以后，在乡政府召开了一个青少年的除四害的會議，腊妹子自然也去参加了，而且被选为一个小組的組長。

^① 搭帮：多亏。

“王腊梅，”乡長笑着叫道：“这回你的彈弓有用了。”

腊妹子嘴上沒有答白，心里却着实欢喜。从乡政府出来，回到家里，躺进被窩，她兴奋得臉上發燒，好久睡不着。她想，早先，她用彈弓打野鳥，不过是跟小伙伴们賭賭眼色，純粹是为了好耍，帶便寻一点野味，万沒想到，今天用这一門不算什么的手艺，她也能够响应毛主席号召，替国家出一点力了。回想起来，才用彈弓的那年，她还只有十一岁，打得很不准。有一回，王老四的二崽①王冬生，說要和她比一个高下。好吧，說比就比，她滿口答应。但她又想，王冬生眼明手快，是个不儿戏的角色。为了胜利，她一放了学，就鑽进山里，苦苦地練習。比賽那天，她真得胜了，她媽媽却罵她道：

“你書也不讀，只曉得耍，生成的沒用的家伙。”

如今，她这彈弓，連乡長也說有用了，媽媽該怎么想呢？她十分得意，想着想着，也就打起鼾来了。

半夜过后，清冷的月光照耀着腊妹子床上的花里补疤的印花布帳子，她醒轉来，以为天亮了，連忙爬起来，穿上棉襖，臉也不洗，拿起彈弓，輕輕地把門打开，往外边跑。月亮挨着西边的山頂；地上是月光照亮的寒霜；鷄沒有叫；鄰舍王老四一家都在打鼾。腊妹子只得再又悄悄地溜进屋里，

① 崽：儿子。

摸进灶門口，从甕罈里舀出一端子^①温水，倒进臉盆，洗了一个臉，天才粉粉亮。她拿起彈弓，又把門打开。開門軋戶的声音把她媽媽惊醒了，在床上問她，起这样早，到哪里去。

“去除四害。”腊妹子理直气壯地回答。

“碰打你的鬼咧，^②正經事不干。”媽媽罵了。

“这是正經事。”腊妹子回了一句，就跑远了。她忘了关门，山风从門洞吹进，刮得他們家的兩鋪花里补疤的印花布帳子，在清彻欲流的月亮的光輝里，不停地摆动。

腊妹子跑到王老四的禾場里，看見一大羣麻雀，落在草垛边，嘰嘰喳喳，正在寻找稻草上的遺留的谷粒，一会儿警惕地飞走，一会儿又飞了回来。腊妹子心想：“你們起得比我还要早，我今朝要对不起你們了。”她躲在王老四的茅屋的屋端的土牆边，看准近边的一只，悄悄地举起彈弓，嗖地一声，石子发出了。她閉了眼睛。这时候，她的心思很复杂，又怕打不着，又怕打着了，眼前現出麻雀的痛楚的、动弹的、頻死的軀体。她听见麻雀都扑扑地飞了。睜开眼睛，月光里和晨光里，她看得一清二楚：麻雀全都飞走了。她没有打中，丧气极了，坐在王老四的屋檐边的捶衣石头上，心里不再可憐麻雀了，只恨自己没有瞄得准，打得中，“这些該死的东西，这些糟蹋粮食的害鳥，迟早叫你們都死在我的手

① 端子是竹筒做的有柄的舀水的器皿。

② 見鬼呵。

里。”想着想着，她愤怒了。心里稍许平静一点的时候，她看看橡皮弓弦和茶子木弓子，“毛病到底出在哪里呢？”她琢磨不出，心里发躁，起身捡了些石子，举起弹弓，乱打一气，不料这样子一来，



打顺了手了，心里平稳，手也不颤了。她恍然大悟：“头回没打中，一定是手发颤了。”寻出了原因，又练了一阵，她就兴致勃勃地跑到山边上找麻雀去了。

在山边上的另外一个草垛子旁边，腊妹子又发现了一群麻雀，也许就是王老四的禾场上的那群吧。她轻轻摸摸，走到近边，躲在一株枫树的背后。嗖地一声，再度发出了一颗石弹，雀群里边的一只应声落地，其余的飞了。她捡起这只死雀，用一根小麻绳子吊住它的腿，提在手里。清早的嫩黄的阳光照着她的微笑的清瘦的脸庞。

她跑到山上山下，濶旁池边，到处去找麻雀的麻烦，早饭也忘记吃了。

4



到了中午，腊妹子总共打下十一只麻雀。提着这挂胜利品，她欢欢喜喜，

跑到乡政府报捷。乡长跟一位农业社的社员，站在天井边的阳光里，正在谈讲。一眼看见这位小姑娘手里提一挂麻雀，他对那位社员说：“你这个問題，以后再說吧。”他轉过臉来，笑着对腊妹子說道：“好妹姐，打得真不少，成績不錯。他們呢？”

“你問哪个？”

“你那小組的別的孩子們。”

“我不曉得。我沒管他們。”

乡长眼睛里含着長輩的温和的微笑，但又不客气地批評她道：

“你这就有一些不对头了，王腊梅。身任他們的小組長，你不帶領他們，合力同心一起干，还能行嗎？如今麻雀滿天飞，一年到头，糟蹋我們好多粮食呵，你想过嗎？这些家伙，还要下蛋孵小雀，如何得了呢？除开麻雀，乡里还有老鼠、蒼蝇、蚊子，你凭个人力量，能把它們除尽嗎？不能的，妹姐。你應該帶動大家，一齐动手，光你一个人，打了这几只……”

“是十一只，不是几只。”腊妹子插嘴更正。

“十一只又算什么呢？对滿天的麻雀來說，这不过是仓去一谷。”

乡长这席話，象一瓢冷水，淋在腊妹子的腦門頂子上，她起初是垂头丧气；往后是她越来越气；听到最后，她撇起

嘴巴，把手里提的那一挂麻雀往乡长的脚边一撩，转身就跑。乡长略带惊奇地说道：

“哟，这个妹姐，哪里来的这样大的气？嘴巴撅得挂得油葫蘆，脾气比人还要大，这还了得？”

接着，他捡起脚边的麻雀，赶到大门口，对着逐渐远去的腊妹子的背影，大声叫唤道：

“你快把麻雀拿起，送到供销社去吧。”

腊妹子没有回头，一直走了。

在回家的路上，腊妹子一边用脚把路边的石头踢得溜溜滚，有的落下了老耷^①，一边不停不息地想心事。她愤愤地想：“乡长太不通皮^②了，人家辛辛苦苦打了这样多麻雀，特意给他去报喜，他不但没有夸奖，还骂起人来。分明十一只，他却说：‘打了这几只，又算什么？’你打一打看，包你一只都打不到手。”她的心里这样地嘀咕，好象乡长还在她眼



① 梯田的高田墜，叫做老耷。

② 不通皮即不近人情。

面前一样。

对面有个人来了。远远看去，穿着亮藍的棉制服，好象是一个男人，走得近了，她才看出是女的，是她在完小时的少先队的輔導員。平素日子，腊妹子相当敬爱而且信服輔導員。她心里有話，都肯跟她講，也愿意听她的忠告。但是在今天，她不喜欢看見这一位老师，她和乡長漚了气，見了她，說又不是，不說也不好，觉得非常之尷尬。她想躲开她，跌到小路，轉上山去。但是已經来不及，輔導員走了攏来，含笑跟她招呼了：

“王腊梅，你从哪里来？”她注意地察看了她的不快的臉色，不等她回答，就追問道：“你怎么样了？有什么事嗎？”

腊妹子本不愿意別人曉得她挨了批評，但她向来不会掩盖自己的情感。在輔導員关怀地窺察的眼光下，她只得把自己如何打麻雀，乡長如何地批評，等等，一五一十，都說出来了。老师听罢，用手理理腊妹子的額上的乱头发，含笑說道：

“你成績不坏。可是，乡長的意見还是对的。你想想看，世界上有哪一件事情靠一个人蛮干得成呢？滿天麻雀，一双手捉得尽嗎？一定要发动大家一齐动手。”

接着，輔導員又說明了麻雀对于粮食的危害，并且举出了中国科学院实验出来的一些数目字。腊妹子一一默記在心里，沒有作声，离开了輔導員。她沒有回家，立刻到各家